

# 南北战争后的美国黑人

## 史 美 文

一八五一年，美国作家斯托夫人所写的揭露奴隶制度的著名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又译《黑奴吁天录》）发表后，曾经轰动美国，闻名世界。当时，美国南方盛行奴隶制，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垦着关于奴隶制度存问题的大辩论，小说以形象的手法对残酷的奴隶制度进行了生动的揭露和控诉，很自然地得到广大黑人的共鸣和废奴派的注目。林肯曾把斯托夫人称为“发动南北战争的小妇人”，这当然未免过分夸张，但她的确从一个侧面触及到当时美国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奴隶制的罪恶。十年后，南北战争爆发，经过广大人民的浴血奋战，终于以当时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胜利而结束。林肯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颁布了“解放宣言”，宣布从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起，美国南方的四百多万名黑奴将获得解放，他们将“永远获得自由”。

从那时起，一百多年过去了。美国广大黑人是否真正获得“自由”和“解放”了呢？

奴隶制度的废除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它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内战以后，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一八六〇年美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到一八九四年跃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奴隶制的废除只是为资产阶级带来了“黄金时代”，没有也不可能使美国黑人真正获得自由和解放。战后初期，黑人在南方各州曾经一度争得了不少民主权利，少数人还获得过一点土地。由于资产阶级害怕黑人的真正解放会推动北方无产阶级运动的开展，所以，当他们在政治上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并在经济上控制了南方以后，便无耻地抛弃了在战争中的同盟者，和被打倒的种植园主结成反动同盟，镇压南方人民民主运动，黑人用自己鲜血换来的土地被抢走了，已经获得的一半分权利逐一被剥夺，广大黑人重新被打入苦难的深渊。正如列宁所说：“美国资产阶级在‘解放了’黑人之后，就竭力在‘自由的’、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恢复一切可能恢复的东西，做一切可能做到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来达到它最可耻最卑鄙地压迫黑人的目的。”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1页）

美国南北战争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内战以后，虽然把奴隶作为奴隶主财产的奴隶制度是不存在了，但“解放”后的黑人刚刚脱离了奴隶主的虎口，又落入大地主、大资本家的火坑，他们在经济上继续受到残酷的剥削。战后，从前的奴隶主转变为大地主，控制了南方绝大部分最好的土地，大肆实行谷物分成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黑人成为地主的佃农和雇工，只有百分之十左右是自己拥有少量生产资料的小农。佃农中受苦最深的是谷物分成制佃农。他们一无所有，完全租种地主的土地，收获时要用自己劳动果实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交给地主，地主监工的皮鞭常常在佃农头上飞舞。此外，他们还要受地主高利贷的盘剥，

利率往往高达百分之五十到七十，许多佃农还不清地主的债务，只好为他们无偿服劳役，在重重的剥削下，绝大多数佃农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惨况在“黑人地带”尤为严重。美国黑人运动活动家海伍德指出：“解放了的黑人还是没有土地……他们重新被迫到种植园去，处于半奴隶的奴役地位”。这是“一种新的、比较‘漂亮’的奴隶制度”。① 谷物分成制实际上是“半农奴制”，这种落后残酷的剥削制度是南方黑人深重苦难的主要根源。

为什么象美国这样工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会实际上采用农奴制的剥削方式呢？列宁在谈到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农业的关系时曾深刻地指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并不取决于土地占有制和土地使用制的形式。资本会碰到中世纪的和宗法的各种各样的土地占有制……所有这些土地占有制，资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只是采取的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列宁全集》第22卷第8页）十九世纪末，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控制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已不是种植园主，而是华尔丁的垄断寡头了。他们通过对种植园的投资，操纵着南方的农业生产，从奴役黑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中攫取超额利润。今天，统治南方的真正主人是控制着南方经济命脉的洛克菲勒、摩根、得克萨斯等大财团。华尔丁是南方推行种植园制度和种族歧视制度的后台老板，是用黑人和贫苦白人的血汗和眼泪浸透了的“祭品”来供奉的一座大凶神。垄断寡头的统治，使黑人增加了几倍的压迫，以棉花为例，消费者所付的每一元棉价，直接生产者只能得到一角五分钱，其余的则被种植园主、银行家、高利贷者和大财阀剥削去了。如果说，南北战争前，罪恶的黑奴制度是南方农场主获得利益的主要源泉的话，那么，这时美国的种植园制度则是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的一个重要源泉。虽然南方的种植园主仍然是广大黑人的直接剥削者，但这时垄断资本的势力已深入到南部农业中，成为统治力量，它们通过贷款和投资控制种植园经济。种植园主的利益已和垄断资本合流了，或者成为它们的依附者。特别值得注目的是，时至今日，美国南部地区仍然存在着奴隶制残余。在那里，田间劳动者仍然是成千上万的黑人佃农、农业季节工人、小农和其他劳动者。他们劳动的条件同一百多年前没有什么本质变化。美国《号角》周刊指出：“这种种植园制度遗留下来的严酷的剥削制度在整个南部仍然存在着，在那里，劳动和生产关系中仍然散发着奴隶市场的臭气。”②

最近几十年来，由于南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的迫害，由于南部农业机械化和土地兼并的加剧，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迫使许多黑人离乡背井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南方各州约有三百万黑人迁往西部和北部城市。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又有一百四十万黑人离开南部。③一部分人则进入南方的工厂。黑人的大量移动反映了广大黑人对南方种植园主和种族主义的残酷剥削和野蛮迫害的反抗，也使黑人的阶级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七十年代，黑人工人总数达九百万人以上，汽车工业中将近一半工人是黑人。在钢铁工业中黑人工人占三分之一。他们成为美国产业工人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没有世外桃源，黑人走到那里也摆脱不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他们不过是从半农奴制的佃农变为工资奴隶罢了。美国黑人工人是美国无产阶级中受苦最深的部分。由于种族歧视，他们除了身受白人工人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外，在就业方面还要受到特殊的压迫。他们只能从事工资较低而

又体力劳动繁重的行业，黑人工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属于非技术性的粗工。在南方的钢铁厂和炼油厂里，具有二十年工龄的黑人工人只配从“看管厕所”提升为“清洁工”。由于黑人工人总是“雇佣在后”，“解雇居先”，他们的失业率比白人高得多，一九七七年七月，黑人失业率达百分之十四点五（白人为百分之六点一）。黑人青年的失业率更加严重，一九七七年四月高达百分之四十。七月，纽约市黑人青年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六。<sup>④</sup>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喉舌《华盛顿邮报》承认：“黑人青少年失业率不仅经济衰退时期是最高的，而且也证明是难改变的。他们的苦境被认为是美国制度的永恒部分”。<sup>⑤</sup>美国资产阶级报刊宣扬“大多数黑人在经济上正赶上白人，正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这完全是欺人之谈。据美国“国情普查局”报告，一九三九年，白人收入比黑人超过592美元，一九七三年超过5326美元。<sup>⑥</sup>最近《时代》周刊承认：美国“下层阶级绝大部分是由穷困潦倒的城市黑人组成的。这些人仍然遭到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的习惯势力的折磨”，“黑人家庭中几乎三分之一仍然处于贫困线以下。”<sup>⑦</sup>由于美国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在业的黑人工人的工资也比同等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的白人低得多，平均不及白人的三分之一。黑人妇女的处境尤其悲惨；她们的工资只等于白人妇女的一半，绝大部分是家庭仆役，不能参加技术工作，甚至当售货员的资格都没有。一九七一年，《黑人工人代表大会》对美国黑人工人的状况作了如下的概括：他们工资最低；劳动条件最坏，最危险；死亡率高出白人一倍半；患职业病的最多；在工种和升级方面最受歧视；受到最苛刻的管理；在工会中处于无权或很少权力的地位。以上情况充分说明，从奴隶到佃农再到工资奴隶，这就是南北战争后美国黑人所走过的苦难历程。

那么，拥有少量生产资料的黑人农民的处境是否好些呢？在垄断资本控制的大农场“竞争”和排挤下，他们同样逃脱不了破产的厄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农场破产的比例通常要高出平均数的一倍以上。一九五〇年黑人经营的农场有五十六万个，到一九七一年只剩下九万八千个了。<sup>⑧</sup>据《号角》周刊揭露：过去三年多来阿拉巴马州有二万一千多英亩的黑人土地被大资本家所并吞。整个南部，估计一年有三十万英亩的黑人土地被大资本家夺走。今天，“黑人地带”的广大黑人仍然面临失去土地的危险。该刊指出：对黑人农民土地的抢劫，“重建”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情况，与控制南部的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的统治是分不开的，不推翻它们，黑人就永无出头之日。<sup>⑨</sup>

南北战争后，美国黑人不仅在经济上受到残酷剥削，而且在政治上遭受无情的压迫和歧视，处于无权地位。尽管美国宪法规定：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为奴隶而否认或剥夺公民的投票权。可是，由于各州采用人头税、宪法知识测验以及财产、教育等多方面的限制，实际上使黑人享受不到这个权利。十九世纪末以后的几十年间，黑人行使选举权的情况是：在全体黑人居民中只有十分之一能登记成为选民，而在选举过程中，由于对黑人实行恐怖手段和午夜伎俩，又使已登记的黑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够参加投票。许多地方，黑人往往是“一张票一条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行使选举权的情况没有多大变化。一九四六年，南部还有七个州征收人头税，只这一项就有大约四百万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六十年代以来，尽管通过黑人的不断斗争，联邦政府通过了一些有关黑人选举权的法律或“民权法案”，对人头税和文化测验等作了“限制”，但是，联邦政府标榜各州有权规定参加选举的资格，这样，就为许多州，特别是南方各州规定各种变相的种族歧视规定来阻

止和取消黑人选举权打开了绿灯。据官方机构“公民权利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对南方十七个县的调查，那里被剥夺选举权的黑人竟达百分之九十七。一九七六年符合选举年令的黑人只有百分之四十三参加了投票，就是说，有一半以上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sup>⑩</sup>这些情况充分揭穿了美国统治阶级所谓“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骗人鬼话。

在美国，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制度是以前“奴隶法典”和“黑人法典”的翻版。黑人从生到死都逃不脱这种罪恶的制度。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还有三十三个州的法律规定黑人与白人不能通婚。有二十二个州和首都华顿盛顿规定黑人和白人不能同校读书。十一个州规定黑人与白人不准同乘一辆公共汽车和电车。十四个州禁止黑人与白人同乘一个车厢。在居住方面同样实行种族隔离。在北方大城市，黑人只能住在黑人聚居区，这种黑人区实际上就是贫民窟。纽约市的哈莱姆是美国黑人住区的一个缩影，该市一百多万黑人大部分住在那里。哈莱姆房子破、设备差，但房租却比白人高百分之二十，黑人居住条件之坏是世界上罕见的。在许多公共场所和服务行业，如旅馆、步厅、电影院、游泳池、医院、公共厕所等不准黑人进去，甚至公园和图书馆门口还挂着“黑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黑人死后还得葬入隔离公墓。连美国资产阶级社会评论家迈克尔·哈灵顿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经济，美国的社会，美国的心理状态，都带有种族主义性质。即使所有的法律都制订得可以提供平等的机会，大部分黑人还是不能从这种改变中充分获得好处。仍然会有一种广泛的、无形的和自然而然的制度来对付有色人种。”<sup>⑪</sup>

在这种最野蛮、最森严的种族歧视制度下，美国黑人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他们经常遭到“三K党”等种族主义暴徒的迫害和屠杀。“三K党”究竟杀死多少黑人是无法知道的。据某些材料透露，从一八八二年到一九四四年的六十二年间，有四千七百零八名黑人死于“三K党”之手。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一年的七年内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杀死的黑人竟达三千多人。直到现在，黑人被杀，他们的房屋、学校被炸的事件仍屡见不鲜。美国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难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早就把美国称为“△刑的共和国”。为什么种族主义暴徒能够这样横行无忌地屠杀黑人而逍遥法外呢？这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纵容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三K党”徒一度发展到五百万人，不仅打入地方政府，而且深入到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甚至许多国会议员、政府要人都是“三K党”员。连美国总统哈定和杜鲁门都曾经参加过“三K党”。他们是美国黑人受压迫受歧视的罪魁祸首。美国的所谓“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任意压迫和屠杀劳动人民特别是黑人的自由。

毛主席说：“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美国黑人所受的压迫是阶级压迫。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所以要保留下一个受歧视、工资又低随时可以解雇的黑人劳动大军，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对黑人实行超额剥削。一九四七年估计，垄断资本家每年从黑人身上榨取了四十亿美元的超额利润，还不包括女佣人和所受的中间剥削在内。七十年代初，这种超额利润达到二百二十亿美元。对黑人的超额剥削是美帝国主义制度的一根重要支柱。另方面，他们又以庞大的黑人失业后备军来压低白人工人的工资，并进而煽动白人沙文主义情绪，挑拨黑白工人间的团结，以便分而治之，达到其破坏整个工人运动的罪恶目的。可见，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仅是黑人的敌人，也是广大美国劳动人民的共同

敌人。今天，美国黑人的处境和南北战争前汤姆叔叔的遭遇相比没有根本的变化。事实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消灭民族的（和一般政治上的）压迫是不可能的。”（《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9页）一百多年来，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的美国黑人并没有满足于形式上的解放，他们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九六三年，当林肯“解放宣言”公布一百周年的时候，美国黑人响亮地提出了“再解放”的口号。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又多次掀起大规模的抗暴斗争。这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尖锐化的表现，也是美国黑人日益觉醒的显著标志。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关于黑人的祖先当年如何作为奴隶从非洲贩卖到美洲以及后来所遭受的悲惨经历的新书《祖先》（又译作《根》），此书一出版，立即轰动美国，不到半年时间销售一百五十万册，观看《根》的电视的人达一亿三千万以上，创美国电视史上的最高记录。在一段时间内，黑人问题成了人们议论的一个中心。美国有二百多所大学把《祖先》一书作为学生学习历史的读物之一。许多黑人纷纷调查自己的家史。还有人把《祖先》比之以《汤姆叔叔的小屋》。美国的这股《根》热是如何兴起来的呢？为什么一本黑人家史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应？考其原因，除了因为美国黑人的这段历史过去很少得到反映，因而得到广大黑人的共鸣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今天美国的黑人仍然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从前束缚汤姆叔叔的奴隶制度的幽灵至今还在折磨着美国广大黑人。过去的苦难历程，今天的悲惨遭际，追昔抚今，很自然地在广大黑人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正如有的美国报刊所指出的那样：这股《根》热之所以兴起，主要不是它引起了某些美国人对于历史的抽象的兴趣，而是因为奴隶制度在今天美国社会中还留下深深的痕迹，即对黑人继续进行的民族压迫。

在这场《根》热中，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与当年奴隶主诋毁和禁汇《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态度相反，对《根》大加赞扬，又是拍电视，又是刊广告，极力推崇，广作招徕。难道他们对美国黑人的苦境怀有同情之心吗？绝对不是。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一方面是利用黑人的民族感情，妄图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考查个人家族身世的无害的探讨中去，掩饰他们对黑人进行残酷压迫的现实，不去触及黑人受压迫受歧视的根源——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利用《根》这本书的弱点，即宣扬黑人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大作文章，要人们相信，黑人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个人“奋斗”获得“自由”和“解放”，没有必要进行革命，从而模糊黑人解放斗争的道路。这是值得美国革命的黑人警惕的。

毛主席指出：“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美国黑人，必将冲破重重障碍，同美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

注：① 海伍德：《黑人的解放》第42、43页 ② 《号角》（1975年11月24日） ③ 《黑人学者》月刊（1977年5月号） ④ 《黑豹》（1977年8月） ⑤ 《华盛顿邮报》（1976年7月11日）  
⑥ 《前卫》（1974年8月21日） ⑦ 《时代》（1977年8月29日） ⑧ 《前卫》（1971年9月1日） ⑨ 《号角》（1977年7月20日） ⑩ 《前卫》（1976年11月24日） ⑪ 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